資治通鑑/卷06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

► 卷六十五

起重光大荒落，盡旃蒙作噩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64卷

【漢紀五十六】 起重光大荒落，盡旃蒙作噩，凡五年。

孝獻皇帝己建安六年（辛巳，公元二零一年）

春，三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曹操就谷於安民。以袁紹新破，欲以其間擊劉表。荀彧曰：「紹既新敗，其眾離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。而欲遠師江、漢，若紹收其餘燼，承虛以出人後，則公事去矣。」操乃止。夏，四月，操揚兵河上，擊袁紹倉亭軍，破之。秋，九月，操還許。

操自擊劉備於汝南，備奔劉表，龔都等皆散。表聞備至，自出郊迎，以上賓禮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備在荊州數年，嘗於表坐起至廁，慨然流涕。表怪，問備，備曰：「平常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消。今不復騎，髀裡肉生。日月如流，老將至矣，而功業不建，是以悲耳。」

曹操遣夏侯淵、張遼圍昌豨於東海，數月，糧盡，議引軍還。遼謂淵曰：「數日已來，

每行諸圍，豨輒屬目視遼，又其射矢更稀。此必豨計猶豫，故不力戰。遼欲挑與語，倘可誘也。」乃使謂豨曰：「公有命，使遼傳之。」豨果下與遼語。遼為說操神武，方以德懷四方，先附者受大賞，豨乃許降。遼遂單身上三公山，入豨家，拜妻子，豨歡喜，隨遼詣操。操遣豨還。

趙韙圍劉璋於成都。東州人恐見誅滅，相與力戰，韙遂敗退，追至江州，殺之。龐羲懼，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，索實兵。畿曰：「郡合部曲，本不為亂，縱有讒諛，要在盡誠，若遂懷異志，不敢聞命。」羲更使祁說之，畿曰：「我受牧恩，當為盡節；汝為郡吏，自宜效力。不義之事，有死不為。」羲怒，使人謂畿曰：「不從太守，禍將及家！」畿曰：「樂羊食子，非無父子之恩，大義然也。今雖羹祁以賜畿，畿啜之矣。」羲乃厚謝於璋。璋擢畿為江陽太守。朝廷聞益州亂，以五官中郎將牛但為益州刺史。征璋為卿，不至。

張魯以鬼道教民，使病者自首其過，為之請禱，實無益於治病，然小人昏愚，競共事之。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後乃行刑。不置長吏，皆以祭酒為治。民、夷便樂之，流移寄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其道。後遂襲取巴郡，朝廷力不能征，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，領漢寧太守，通貢獻而已。民有地中得玉印者，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。功曹巴西閻圃諫曰：「漢川之民，戶出十萬，財富土沃，四面險固。上匡天子，則為桓、文，次及竇融，不失富貴。今承製署置，勢足斬斷，不煩於王。願且不稱，勿為禍先。」魯從之。

孝獻皇帝己建安七年（壬午，公元二零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操軍譙，遂至浚儀，治睢陽渠。遣使以太牢祀橋玄。進軍官渡。

袁紹自軍敗，慚憤，發病嘔血；夏，五月，薨。初，紹有三子：譚、熙、尚。紹後妻劉氏愛尚，數稱於紹。紹欲以為後，而未顯言之。乃以譚繼兄後，出為青州刺史。沮授諫曰：「世稱萬人逐兔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譚長子，當為嗣，而斥使居外，禍其始此矣。」紹曰：「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，以視其能。」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。逢紀、審配素為譚所疾，辛評、郭圖皆附於譚，而與配、紀有隙。及紹薨，眾以譚長，欲立之。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，遂矯紹遺命，奉尚為嗣。譚至，不得立，自稱車騎將軍，屯黎陽。尚少與之兵，而使逢紀隨之。譚求益兵，審配等又議不與。譚怒，殺逢紀。秋，九月，曹操渡河攻譚。譚告急於尚，尚留審配守鄴，自將助譚，與操相拒。連戰，譚、尚數敗，退而固守。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，與高幹、匈奴

南單于共攻河東，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，騰等陰許之，援所經城邑皆下。河東郡吏賈逵守絳，援攻之急；城將潰，父老與援約，不害逵乃降，援許之。援欲使逵為將，以兵劫之，逵不動。左右引逵使叩頭，逵叱之曰：「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！」援怒，將斬之，或伏其上以救之。絳吏民聞將殺逵，皆乘城呼曰：「負約殺我賢君，寧俱死耳！」乃困於壺關，著土窖中，蓋以車輪。逵謂守者曰：「此間無健兒邪，而使義士死此中乎？」有祝公道者，適聞其言，乃夜往，盜引出逵，折械遣去，不語其姓名。

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，未拔而援至。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，為言利害。騰疑未決。傅幹說騰曰：「古人有言『順道者昌，逆德者亡』，曹公奉天子誅暴亂，法明政治，上下用命，可謂順道矣。袁氏恃其強大，背棄王命，驅胡虜以陵中國，可謂逆德矣。今將軍既事有道，不盡其力，陰懷兩端，欲以坐觀成敗；吾恐成敗既定，奉辭責罪，將軍先為誅首矣！」於是騰懼。幹因曰：「智者轉禍為福。今曹公與袁氏相持，而高幹、郭援合攻河東。曹公雖有萬全之計，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。將軍誠能引兵討援，內外擊之，其勢必舉。是將軍一舉，斷袁氏之臂，解一方之急，曹公必重德將軍，將軍功名無與比矣。」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。初，諸將以郭援眾盛，欲釋平陽去。鍾繇曰：「袁氏方強，援之來，關中陰與之通，所以未悉叛者，顧吾威名故耳。若棄而去，示之以弱，所在之民，誰非寇仇？縱吾欲歸，其得至乎？此為未戰先自敗也。且援剛愎好勝，必易吾軍，若渡汾為營，及其未濟擊之，可大克也。」援至，果徑前渡汾，眾止之，不從。濟水未半，繇擊，大破之。戰罷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。援，繇之甥也。晚後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，於鞬中出一頭，繇見之而哭。德謝繇，繇曰：「援雖我甥，乃國賊也，卿何謝之有！」南單于遂降。

劉表使劉備北侵，至葉，曹操遣夏侯惇、于禁等拒之。備一旦燒屯去，惇等追之。裨將軍巨鹿李典曰：「賊無故退，疑必有伏。南道窄狹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」惇等不聽，使典留守而追之，果入伏裡，兵大敗。典往救之，備乃退。

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，權召群僚會議，張昭、秦松等猶豫不決。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，瑜曰：「昔楚國初封，不滿百里之地。繼嗣賢能，廣土開境，遂據荊、揚，至於南海，傳業延祚，九百餘年。今將軍承父兄餘資，兼六郡之眾，兵精糧多，將士用命，鑄山為銅，煮海為鹽，境內富饒，人不思亂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質！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，與相首尾，則命召不得不往，如此，便見制於人也。極不過一侯印，僕從十餘人，車數乘，馬數匹，豈與南面稱孤同哉！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。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，將軍事之未晚；若圖為暴亂，彼自亡之不暇，焉能害人！」吳夫人曰：「公瑾議是

也。公瑾與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視之如子也，汝其兄事之。」遂不送質。

孝獻皇帝己建安八年（癸未，公元二零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曹操攻黎陽，與袁譚、袁尚戰於城下，譚、尚敗走，還鄴。夏，四月，操追至鄴，收其麥。諸將欲乘勝遂攻之，郭嘉曰：「袁紹愛此二子，莫適立也。今權力相侔，各有黨與，急之則相保，緩之則爭心生。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，變成而後擊之，可一舉定也。」操曰：「善！」五月，操還許，留其將賈信屯黎陽。

譚謂尚曰：「我鎧甲不精，故前為曹操所敗。今操軍退，人懷歸志，及其未濟，出兵掩之，可令大潰，此策不可失也。」尚疑之，既不益兵，又不易甲。譚大怒，郭圖、辛評因謂譚曰：「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，皆審配之謀也。」譚遂引兵攻尚，戰於門外。譚敗，引兵還南皮。別駕北海王修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。譚欲更還攻尚，修曰：「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將鬥而斷其右手，曰『我必勝』，其可乎？夫棄兄弟而不親，天下其誰親之！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，願塞耳勿聽也。若斬佞臣數人，復相親睦，以御四方，可橫行於天下。」譚不從。譚將劉詢起兵潔陰以叛譚，諸城皆應之。譚歎曰：「今舉州皆叛，豈孤之不德邪？」王修曰：「東萊太守管統，雖在海表，此人不反，必來。」後十餘日，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，妻子為賊所殺。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。

秋，八月，操擊劉表，軍於西平。

袁尚自將攻袁譚，大破之。譚奔平原，嬰城固守。尚圍之急，譚遣辛評弟毘詣曹操請救。劉表以書諫譚曰：「君子違難不適仇國，交絕不出惡聲，況忘先人之仇，棄親戚之好，而為萬世之戒，遺同盟之恥哉！若冀州有不弟之傲，仁君當降志辱身，以濟事為務，事定之後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為高義邪？」又與尚書曰：「金、木、水、火以剛柔相濟，然後克得其和，能為民用。今青州天性峭急，迷於曲直。仁君度數弘廣，綽然有餘，當以大包小，以優容劣，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，事定之後，乃議曲直之計，不亦善乎！若迷而不反，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，況我同盟，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？此韓盧、東郭自困於前面遺田父之獲者也。」譚、尚皆不從。

辛毘至西平見曹操，致譚意，群下多以為劉表強，宜先平之，譚、尚不足憂也。荀攸曰：「天下方有事，而劉表坐保江、漢之間，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，帶甲數十萬，紹以寬厚得眾心；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，則天下之難未息也。今兄弟讎惡，

其勢不兩全，若有所並則力專，力專則難圖也。及其亂而取之，天下定矣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操從之。後數日，操更欲先平荊州，使譚、尚自相敝，辛毘望操色，知有變，以語郭嘉。嘉曰操，操謂毘曰：「譚必可信，尚必可克不？」毘對曰：「明公無問信與詐也，直當論其勢耳。袁氏本兄弟相伐，非謂他人能間其間，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。今一旦求救於明公，此可知也。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，此力竭也。兵革敗於外，謀臣誅於內，兄弟讒鬩，國分為二，連年戰伐，介冑生蟣虱，加以旱蝗，饑饉並臻；天災應於上，人事困於下，民無愚智，皆知土崩瓦解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。今往攻鄴，尚不還救，即不能自守；還救，即譚踵其後。以明公之威，應困窮之敵，擊疲敝之寇，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。天以尚與明公，明公不取而伐荊州，荊州豐樂，國未有釁。仲虺有言，『取亂侮亡』。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，可謂亂矣；居者無食，行者無糧，可謂亡矣。朝不謀夕，民命靡繼，而不綏之，欲待他年；他年或登，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，失所以用兵之要矣。今因其請救而撫之，利莫大焉。且四方之寇，莫大於河北，河北平，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。」操曰：「善！」乃許譚平。冬，十月，操至黎陽。尚聞操渡河，乃釋平原還鄴。尚將呂曠、高翔畔歸曹操，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、翔。操知譚詐，乃為子整娉譚女以安之，而引軍還。

孫權西伐黃祖，破其舟軍，惟城未克，而山寇復動。權還，過豫章，使征虜中郎將呂范平鄱陽、會稽，蕩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，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，以別部司馬黃蓋、韓當、周泰、呂蒙等守劇縣令長，討山越，悉平之。建安、漢興、南平民作亂，聚眾各萬餘人，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，皆平之，復立縣邑，料出兵萬人；拜齊平東校尉。

孝獻皇帝己建安九年（甲申，公元二零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操濟河，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。

二月，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，留其將審配、蘇由守鄴。曹操進軍至洹水，蘇由欲為內應，謀洩，出奔操。操進至鄴，為土山、地道以攻之。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，以通上黨糧道。夏，四月，操留曹洪攻鄴，自將擊楷，破之而還。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，拔之。易陽令韓范、涉長梁岐皆舉縣降。徐晃言於操曰：「二袁未破，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，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。」操從之，范、岐皆賜爵關內侯。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，操拜平北將軍。

五月，操毀土山、地道，鑿塹圍城，周回四十里，初令淺，示若可越。配望見，笑之，

不出爭利。操一夜浚之，廣深二丈，引漳水以灌之；城中餓死者過半。

秋，七月，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；未到，欲令審配知外動止，先使主簿巨鹿李孚入城。孚斫問事杖，繫著馬邊，自著平上幘，將三騎，投暮詣鄴下；自稱都督，歷北圍，循表而東，步步呵責守圍將士，隨輕重行其罰。遂歷操營，前至南圍，當章門，復責怒守圍者，收縛之。因開其圍，馳到城下，呼城上人，城上人以繩引，孚得入。配等見孚，悲喜，鼓噪稱萬歲。守圍者以狀聞，操笑曰：「此非徒得入也，方且復出。」孚知外圍益急，不可復冒，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谷，夜，簡別數千人，皆使持白幡，從三門並出降。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，隨輩夜出，突圍得去。

尚兵既至，諸將皆以為：「此歸師，人自為戰，不如避之。」操曰：「尚從大道來，當避之；若循西山來者，此成禽耳。」尚果循西山來，東至陽平亭，去鄴十七里，臨滏水為營。夜，舉火以示城中，城中亦舉火相應。配出兵城北，欲與尚對決圍。操逆擊之，敗還，尚亦破走，依曲漳為營，操遂圍之。未合，尚懼，遣使求降；操不聽，圍之益急。尚夜遁，保祁山，操復進圍之。尚將馬延、張顗等臨陳降，眾大潰，尚奔中山。盡收其輜重，得尚印綬、節鉞及衣物，以示城中，城中崩沮。審配令士卒曰：「堅守死戰！操軍疲矣，幽州方至，何憂無主！」操出行圍，配伏弩射之，幾中。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，八月，戊寅，榮夜開門內操兵。配拒戰城中，操兵生獲之。辛評家系鄴獄，辛毘馳往，欲解之，已悉為配所殺。操兵縛配詣帳下，毘逆以馬鞭擊其頭，罵之曰：「奴，汝今日真死矣！」配顧曰：「狗輩，正由汝曹破我冀州，恨不得殺汝也！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？」有頃，操引見，謂配曰：「曩日孤之行圍，何弩之多也！」配曰：「猶恨其少！」操曰：「卿忠於袁氏，亦自不得不爾。」意欲活之。配意氣壯烈，終於橈辭，而辛毘等號哭不已，遂斬之。冀州人張子謙先降，素與配不善，笑謂配曰：「正南，卿竟何如我？」配厲聲曰：「汝為降虜，審配為忠臣。雖死，豈羨汝生邪！」臨行刑，叱持兵者令北向，曰：「我君在北也。」

操乃臨祀紹墓，哭之流涕；慰勞紹妻，還其家人寶物，賜雜繒絮，稟食之。

初，袁紹與操共起兵，紹問操曰：「若事不輯，則方面何所可據？」操曰：「足下意以為何如？」紹曰：「吾南據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乎！」操曰：「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」

九月，詔以操領冀州牧；操讓還兗州。

初，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，未還，尚走中山，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，並力觀變，幹不從。招乃東詣曹操，操復以為冀州從事。又辟崔琰為別駕，操謂琰曰：「昨案戶籍，可得三十萬眾，故為大州也。」琰對曰：「今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親尋干戈，冀方蒸庶，暴骨原野，未聞王師存問風俗，救其塗炭，而校計甲兵，唯此為先，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！」操改容謝之。許攸恃功驕嫚，嘗於眾坐呼操小字曰：「某甲，卿非我，不得冀州也！」操笑曰：「汝言是也。」然內不樂，後竟殺之。

冬，十月，有星孛於東井。

高幹以并州降，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。

曹操之圍鄴也，袁譚復背之，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間。攻袁尚於中山，尚敗，走故安，從袁熙；譚悉收其眾，還屯龍湊。操與譚書，責以負約，與之絕婚，女還，然後進討。十二月，操軍其門，譚拔平原，走保南皮，臨清河而屯。操入平原，略定諸縣。

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，封永寧鄉侯。度曰：「我王遼東，何永寧也！」藏印綬於武庫。是歲，度卒，子康嗣位，以永寧鄉侯封其弟恭。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桓，遣詣柳城，撫慰烏桓。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譚，又，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。峭王大會群長，忠亦在坐。峭王問招：「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，假我為單于；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，假我真單于；遼東復持印綬來。如此，誰當為正？」招答曰：「昔袁公承製，得有所拜假。中間違錯天子命，曹公代之，言當白天子，更假真單于，是也。遼東下郡，何得擅稱拜假也！」忠曰：「我遼東在滄海之東，擁兵百餘萬，又有扶餘、濊貊之用。當今之勢，強者為右，曹操何得獨為是也！」招呵忠曰：「曹公允恭明哲，翼戴天子，伐叛柔服，寧靜四海。汝君臣頑囂，今恃險遠，背違天命，欲擅拜假，侮弄神器；方當屠戮，何敢慢易咎毀大人！」便捉忠頭頓築，拔刀欲斬之。峭王驚怖，徒跣抱招，以救請忠，左右失色。招乃還坐，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，禍福所歸；皆下席跪伏，敬受敕教，便辭遼東之使，罷所嚴騎。

丹楊大都督媯覽、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。將軍孫河屯京城，馳赴宛陵，覽、員復殺之；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，令往歷陽，以丹楊應之。覽入居軍府中，欲逼取翊妻徐氏。徐氏紿之曰：「乞須晦日，設祭除服，然後聽命。」覽許之。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、傅嬰等與共圖覽，高、嬰涕泣許諾，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。到晦日，

設祭。徐氏哭泣盡哀，畢，乃除服，薰香沐浴，言笑歡悅。大小心妻愴，怪其如此。覽密覘，無復疑意。徐氏呼高、嬰置戶內，使人召覽入。徐氏出戶拜覽，適得一拜，徐大呼：「二君可起！」高、嬰俱出，共殺覽，餘人即就外殺員。徐氏乃還繯絲至，奉覽、員首以祭翊墓，舉軍震駭。孫權聞亂，從椒丘還。至丹楊，悉族誅覽、員餘黨，擢高、嬰為牙門，其餘賞賜有差。

河子韶，年十七，收河餘眾屯京城。權引軍發吳，夜至京城下營，試攻驚之；兵皆乘城，傳檄備警，歡聲動地，頗射外人。權使曉諭，乃止。明日見韶，拜承列校尉，統河部曲。

孝獻皇帝己建安十年（乙酉，公元二零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操攻南皮，袁譚出戰，士卒多死。操欲緩之，議郎曹純曰：「今縣師深入，難以持久，若進不能克，退必喪威。」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，遂克之。譚出走，追斬之。李孚自稱冀州主簿，求見操曰：「今城中弱強相陵，人心擾亂，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。」操即使孚往入城，告諭吏民，使各安故業，不得相侵，城中乃安。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。袁譚使王修運糧於樂安，聞譚急，將所領兵往赴之，至高密，聞譚死，下馬號哭曰：「無君焉歸！」遂諧曹操，乞收葬譚屍，操許之，復使修還樂安，督軍糧。譚所部諸城皆服，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。操命修取統首，修以統亡國忠臣，解其縛，使詣操，操悅而赦之，辟修為司空掾。

郭嘉說操多辟青、冀、幽、并名士以為掾屬，使人心歸附，操從之。官渡之戰，袁紹使陳琳為檄書，數操罪惡，連及家世，極其醜詆。及袁氏敗，琳歸操，操曰：「卿昔為本初移書，但可罪狀孤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！」琳謝罪，操釋之，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。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，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，操辟放參司空軍事。

袁熙為其將焦觸、張南所攻，與尚俱奔遼西烏桓。觸自號幽州刺史，驅率諸郡太守令長，背袁向曹，陳兵數萬，殺白馬而盟，令曰：「敢違者斬！」眾莫敢仰視，各以次歃。別駕代郡韓珩曰：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其破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於義闕矣。若乃北面曹氏，所不能為也。」一坐為珩失色。觸曰：「夫舉大事，當立大義，事之濟否，不待一人，可卒珩志，以厲事君。」乃捨之。觸等遂降曹操，皆封為列侯。

夏，四月，黑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，封安國亭侯。

故安趙犢、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，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獷平。秋，八月，操討犢等，斬之；乃渡潞水救獷平，烏桓走出塞。

冬，十月，高幹聞操討烏桓，復以并州叛，執上黨太守，舉兵守壺關口。操遣其將樂進、李典擊之。河內張晟，眾萬餘人，寇崤、澠間，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。

河東太守王邑被征，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，請留之。繇不許。固等外以請邑為名，而內實與高幹通牒。曹操謂荀彧曰：「關西諸將，外服內貳，張晟寇亂殽、澠，南通劉表，固等因之，將為深害。當今河東，天下之要地也，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。」彧曰：「西平太守京兆杜畿，勇足以當難，智足以應變。」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。鍾繇促王邑交符，邑佩印綬，逕從河北詣許自歸。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，杜畿至，數月不得渡。操遣夏侯惇討固等，未至，畿曰：「河東有三萬戶，非皆欲為亂也。今兵迫之急，欲為善者無主，必懼而聽於固。固等勢專，必以死戰。討之不勝，為難未已；討之而勝，是殘一郡之民也。且固等未顯絕王命，外以請故君為名，必不害新君。吾單車直往，出其不意，固為人多計而無斷，必偽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計縻之，足矣。」遂詭道從郩津度。范先欲殺畿以威眾，且觀畿去就，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，畿舉動自若。於是固曰：「殺之無損，徒有惡名；且制之在我。」遂奉之。畿謂固、先曰：「衛、范，河東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然君固有定義，成敗同之，大事當共平議。」以固為都督，行丞事，領功曹。將校吏兵三千餘人，皆范先督之。固等喜，雖陽事畿，不以為意。固欲大發兵，畿患之，說固曰：「今大發兵，眾情必擾，不如徐以貲募兵。」固以為然，從之，得兵甚少。畿又喻固等曰：「人情顧家，諸將掾史，可分遣休息，急緩召之不難。」固等惡逆眾心，又從之。於是善人在外，陰為己援；惡人分散，各還其家。

會白騎攻東垣，高幹入濩澤。畿知諸縣附己，乃出，單將數十騎，赴堅壁而守之，吏民多舉城且畿者，比數十日，得四千餘人。固等與高幹、張晟共攻畿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無所得。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征關中諸將馬騰等，皆引兵會擊晟等，破之，斬固、琰等著，其餘黨與皆赦之。

於是杜畿治河東，務崇寬惠。民有辭訟，畿為陳義理，遣歸諦思之，父老皆自相責怒，不敢訟。勸耕桑，課畜牧，百姓家家豐實。然後興學校，舉孝弟，修戎事，講武備，河東遂安。畿在河東十六年，常為天下最。

秘書監、侍中荀悅作《申鑒》五篇，奏之。悅，爽之兄子也。時政在曹氏，天子恭己，悅志在獻替，而謀無所用，故作是書。其大略曰：為政之術，先屏四患，乃崇五政。偽亂欲，私壞法，放越軌，奢敗制：四者不除，則政末由行矣，是為四患。興農桑以養其生，審好惡以正其俗，宣文教以章其化，立武備以秉其威，明常罰以統其法，是謂五政。人不畏死，不可懼以罪；人不樂生，不可勸以善。故在上者，先豐民財以定其志，是謂養生。善惡要乎功罪，毀譽效於准驗，聽言責事，舉名察實，無或作偽以蕩眾心。故欲無奸怪，民無淫風，是謂正俗。榮辱者，賞罰之精華也。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，化其情也；桎梏鞭撲以加小人，化其形也。若教化之廢，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，教化之行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，是謂章化。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，安居則寄之內政，有事則用之軍旅，是謂秉威。賞罰，政之柄也。人主不妄賞，非愛其財也，賞妄行，則善不勸矣；不妄罰，非矜其人也，罰妄行，則惡不懲矣。賞不勸，謂之止善，罰不懲，謂之縱惡。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，不縱下為惡，則國法立矣。是謂統法。四患既蠲，五政又立，行之以誠，守之以固，簡而不怠，疏而不失，垂拱揖讓，而海內平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